

未到就轻飘飘地说一声拜个早年，而是在年初一—早就要给母亲拜年的。

母亲会比所有人都早起，然后梳洗，一身整齐，戴上助听器便坐在自己的房间里。在我们拜年之前，母亲是不出这个房间的。母亲倒也不来催促起床，但是切莫以为母亲不来“毫宁拷”，年初一就可以睡懒觉的。每逢年初一，我八点半就起床了，还不可以径直到母亲房间去拜年，没洗脸哪，一张“夜壶脸”是不配拜年的。梳洗毕，还要穿戴好，不能似往日在家里可以穿得很随意，拜年讲究的是庄重。一切就绪方可给母亲拜年了。

我曾经将这个细节告诉朋友，朋友说是不是很压抑？我说没觉得啊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仪式感了。仪式感也是春节的年味。

礼数多，时髦也多

淮海路过年规矩多，礼数多，时髦也多。我的《上海路数》里有个“小马买塑料花”的桥段，有朋友问我是不是写自己？不是我，现在可以坦告，写的是我父亲。桥段的后半段是虚构的，前半段也多有夸张笔法，但是我父亲在第一百货商店（如今的索尼体验）买塑料花是真的，买回家后我母亲觉得太贵不实惠，两人为此不高兴也是真的。

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前几年。我是这么写的：

小年夜那天，妻子在家里沓蛋饺，做肉圆，关照小马去“哈尔滨”买两斤什锦糖，买一盒奶油蛋糕。小马兴冲冲领命而去。小马排了半

幸好记忆在，记着的是社会的时间和个人的情感。年是用
来过的，也是用来记忆的。

个多钟头的队，买到了。一路回家，必然经过的是第一百货商店，小马对百货商店并没有很大兴趣，那一天眼睛的余光感觉到了与往日灰色的不同的色彩，有人手持一束花从店里出来。是塑料花，塑料花是新产品，做得极其逼真。小马走了进去，只是想领领市面。小马问女营业员塑料花的价钱，营业员告诉他，4角5分一枝，一束花8枝，3块6角。小马想想还是蛮贵的。营业员倒是看中了小马的心动：买回去，喜气洋洋，俚爱人肯定欢喜拍照老好看额。小马心动了，买了下来。

偏偏爱人不喜欢。爱人反反复复问的就是一句话：依做啥要买格种花啦！一点也不实惠。3块6角，好买3斤什锦糖，好买4斤鸡蛋，好买两双卡普隆袜子，一双皮鞋也只要7块6角5；塑料花，我还要寻格地方摆，叫我摆到啥地方去啊？

后来结局很不错。过年有亲戚来，都赞不绝口；拍照时，每张照片里都有塑料花，虽然照片里的花都是黑白的。

那时候的淮海路，过年时节照相馆很流行拍全家福。人民、东方（原来的百乐）、青鸟三家照相馆几乎还要排队。为什么会流行拍全家福？70年代初，知青上山下乡几年后，陆续回上海探亲，做父母的留不住天各一方的儿女，就和儿女留个合影吧。我家恰也是。

住在淮海路老式房子，总体经

济条件或稍稍好于成都路石库门。淮海路人家多文雅之物，少俗常之器，像过年磨糯米的石磨，总是蛰伏在石库门灶披间的角落头，待到春节来临，才是扬眉吐气之日。

石磨的主人，就像是石库门弄堂的性格，热情开朗，农历十二月后，那石磨简直是当红明星，档期排满，巡游不知何往；有时候刚有人送还，石磨上还淌了未冲净的湿糯米粉渍，已有下家在主人家等候。在满足了石库门前弄堂邻居隔壁后，七转八弯，磨盘也就到了淮海路不认识的人家，最后也是淮海路人家按照地址，把磨盘还到了成都路不认识的人家。

我曾经抱了石磨去还给成都路一家面熟陌生人家，几十斤的石磨，虽然也就是转弯，弄堂穿进去，可抱不了几步，就要上街沿上搁一搁歇一歇的。到了石磨主人家，叫一声王家姆妈，空口白话地谢了谢。王家姆妈大喉咙一笑“不搭界”——上海人喜欢用此语来替代“不客气”。

后来听说，石磨主人王家姆妈的女儿，嫁给了淮海路人家，石磨磨出了佳话。媒人恰是石库门的邻居，石库门里媒人多。别瞎猜，我不是那个还磨的新郎，彼时我还小了，只有十七八岁。

一年一年地过年，记忆在，规矩淡了；记忆在，时髦变了；记忆在，石磨用不着了。幸好记忆在，记着的是社会的时间和个人的情感。年是用来的，也是用来记忆的。■